

§ 大清洗(2)/非我同黨，其心必異  
404BC 中秋的月亮高掛在雅典城上。

白日的酷暑漸漸散去，微涼的夜風從阿哥拉市集吹向衛城。

街頭巷尾卻沒有往年的節慶氣氛，戰敗的陰影仍籠罩著整座城市。

三十僭主的議事廳裡，燈火徹夜未熄。

克里提亞端坐在長桌盡頭，手指輕輕敲擊著橡木桌面。

「城裡還有人相信民主。」

他冷冷說道。

「只要色拉西布洛斯還活著，那些人就永遠不會死心。」

旁邊有人低聲問：

「他並沒有公開反對我們，也沒有召集軍隊。」

克里提亞露出一絲冷笑。

「真正危險的人，從來不是正在舉劍的人，而是人民願意跟隨的人。」

他把一卷羊皮紙推到桌中央。

「這是最近市集裡的密探報告。」

眾人打開一看，上面記錄著色拉西布洛斯近日探望戰死將士家屬、接濟失業水手、替遭沒收財產的人說情，以及多次與退役將軍私下聚會。

任何一件事單獨看都算不上罪名。

然而全部放在一起，卻足以令人懷疑。

克里提亞緩緩站起身。

「人民需要英雄，我們就讓英雄變成陰謀家。」

他望向兩名親信。

「明天開始，在酒館、市集、神廟散布消息。」

「就說色拉西布洛斯正在秘密聯絡流亡民主派，準備勾結底比斯。」

另一人遲疑地問：

「如果有人要求證據呢？」

克里提亞笑了。

「恐懼，就是最好的證據。」

他走到窗前，望著夜空那輪圓月。

「再過幾天，安排幾封偽造的書信。」

「內容不用太完整，只要留下幾個名字。」

「再讓我們的人在夜裡故意『查獲』。」

他停了一下，又補上一句：

「記住，不必一次置他於死地。」

「先讓人民開始懷疑他。」

「等到懷疑變成流言，流言變成共識，最後再把他趕出雅典。」

「如此一來，他不是被我們流放，而是被雅典放逐。」

議事廳內一片沉默。

眾人終於明白，克里提亞真正可怕之處，不在於他的殘酷，而在於他的耐心。

他殺人之前，總要先殺掉對方的名聲。

窗外，一輪滿月靜靜照耀著衛城。

沒有人知道，這個夜晚，一場沒有刀劍的政治清洗，已經悄然開始。

§

夜色降臨，殘月高掛在雅典城上。

色拉西布洛斯剛離開一戶陣亡將士的家，正沿著僻靜的小巷返回住所。

戰敗後的雅典比往日沉寂許多，巡邏的士兵卻愈來愈多。

就在轉過一處神殿的石柱時，一名披著深色斗篷的男子從陰影中走了出來。

「色拉西布洛斯將軍。」

那人低聲說道。

色拉西布洛斯右手本能地按住腰間短劍，警戒地望向對方。

「你是誰？」

男子緩緩掀開斗篷。

「我叫阿列克西斯，火鳥軍團左使。」

色拉西布洛斯：

「這麼晚找我，有什麼事？」

阿列克西斯壓低聲音。

「我是來救你的。」

色拉西布洛斯微微皺眉。

阿列克西斯從懷中取出一卷小小的羊皮紙。

「我們在三十僭主身邊的人，傳來一個消息。

克里提亞已經開始布局。

他打算先散播謠言，說你暗中聯絡民主派，又與底比斯有所往來；接著會偽造幾封書信，再利用密探『查獲』證據。

最後，再以叛國的名義將你流放。」

色拉西布洛斯沉默了片刻。

「沒有證據，他們奈何不了我。」

阿列克西斯苦笑著搖頭。

「將軍，你曾經率軍作戰，應該知道一件事。戰場上，刀劍可以殺人；政治裡，流言也可以殺人。克里提亞不需要證據，他只需要讓人民相信你有罪。」

色拉西布洛斯望向遠方的衛城。

良久，他才低聲說道：

「我若離開雅典，豈不是向他低頭？」

阿列克西斯平靜地回答：

「不是低頭，而是留下性命，只有活著的人，才能奪回雅典。」

這句話令色拉西布洛斯沉默許久。

阿列克西斯又說：

「如果事情真到了無法挽回的一天，不要猶豫。」

「離開雅典。」

「前往底比斯。」

「在那裡重新集結願意追隨你的人。」

色拉西布洛斯望著眼前年輕人。

「你們為什麼要幫我？」

阿列克西斯露出淡淡的笑容。

「我們不屬於任何派系。我只是相信，一座城市若建立在恐懼之上，再堅固的城牆也終究會崩塌。」

他停頓了一下，拿出一枚徽章，一隻展翼的火鳥盤旋於火焰之上。

鄭重地說：

「將軍，若有一天你決定離開雅典，只要把這枚徽章交給薩拉米斯港『海豚酒館』的老闆，他自然會安排船隻送你離開。」

色拉西布洛斯驚訝地看著阿列克西斯。

「你到底是什麼人？」

阿列克西斯只是笑了笑，重新戴上斗篷。

「一個希望雅典還有明天的人。」

說完，他便轉身沒入夜色之中，只留下色拉西布洛斯獨自站在月光下。

他低頭望著手中的羊皮紙，心中第一次浮現一個念頭——

或許，離開雅典，並不是逃亡，而是在等待一個重新奪回雅典的時機。

後記：

1. 色拉西布洛斯(Thrasybulus)(約 440BC-388BC)雅典名將，屬於民主派。
2. 秋末 色拉西布洛斯(Thrasybulus)被流放 逃亡到底比斯。